

杜詩直解

五六

土岐文庫

文庫17

W152

8

5

10

15

20

4-4 正

文庫 17

W152

8



杜詩直解卷之五

朱竹均先生鑒定

涇上

沈

男濟美小鳳校字

寅芝珊

崑源一

補輯

男泉白水校字

七言律詩

紫宸殿退朝口號

號

北唐內正殿在宣政殿次

戶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座引朝儀香飄合殿

杜詩直解

卷之五



0101851 85384

春風轉花覆千官淑景移晝漏稀聞高閣報天
頗有喜近臣知宮中每出歸東省會送夔龍集
鳳池

昭容正二品係九嬪唐制天子坐朝宮人引
至殿上雙瞻指兩昭容之面內却行也東省
左合遺隸門下省在宣政殿東故曰東省時
公為左拾遺夔龍舜二臣名鳳池晉人以中
書凝遠比天下鳳凰池
此詩賦入朝之景與退朝之事也公為拾遺
在三省臣僚之末入朝紫宸殿望見天子將

出之時戶外二宮人引導御輦升殿言其面
內而却行也此時御爐焚香因風轉而飄滿
殿上羣臣班列廷中覆在花下而見日影之
移紫宸內衙晝漏時刻必待外廷高閣之報
故稀聞拾遺下僚不得密侍故天顏有喜惟
近臣與知及其退朝則省臣中書為尊故自
紫宸退出左省必與三省羣僚會送丞相至
鳳池而後分散也

附記宣政殿退朝晚出左掖

天門日射黃金榜。春殿晴薰赤羽旗。宮草霏霏承委珮。爐烟細細駐遊絲。雲近蓬萊常五色。雪殘鳩鵲亦多時。侍臣緩步歸青瑣。退食從容出每遲。

奉和賈至舍人早朝大明宮

五夜漏聲催曉箭。九重春色醉仙桃。旌旗日暖龍蛇動。宮殿風微燕雀高。朝罷香烟携滿袖。詩

成珠玉在揮毫。欲知世掌絲綸美。池上于今有鳳毛。

鳳毛

五夜漢中黃門持五夜謂甲乙丙丁戊也。箭漏箭也。九重天子之門九重。仙桃唐時朝前多值花木。故云春色醉仙桃。自漢武帝時王母降于承華殿。以桃五枚與帝。以后凡桃皆謂之仙桃。龍蛇旌旗上。所畫之龍蛇也。珠玉曹植書。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言文章也。絲綸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池鳳凰池也。鳳毛宋書。謝鳳子超。宗有文辭。補新安王帝侍。王母幸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曰。超宗殊有鳳毛。賈至曾之。子曾嘗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誤冊。帝曰。昔先帝亦為中書舍人。帝傳位。至誤冊。帝曰。昔先帝

杜詩直解

卷之五

三

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册命又爾為之兩朝
盛典吐卿家父吁可謂繼嘆矣
此和早朝之景而歸美于舍人也言五更之
漏聲催曉乃昧爽之初正天子視朝之時其
時殿前春色醉仙桃之艷麗少焉天色正明
則見旌旗之影惟春日暖故龍蛇飄動宮殿
之上惟春風細故燕雀高翔至于羣臣朝罷
則香烟滿袖携來舍人詩成則揮毫自成珠
玉欲知世掌制誥父子繼美而鳳凰池上亦

如超宗之有鳳毛此即以舍人之事而歸美
之也

詠懷古跡

支離東北風塵際漂泊西南天地間三峽樓臺
淹日月五溪衣服共雲山羯事主終無賴詞
客哀時且未還庾信平生最蕭瑟暮年詩賦動

江關

支離流離漂泊浮蕩不定也三峽謂西陵峽
歸鄉峽巫峽綿亘七百里重岩疊嶂隱蔽天

土詩直詳

卷之五

四

松蘿正解

日非亭午午夜不見日月五溪漢書武陵五
溪蠻夷在今辰州府界衣服言異制也獨
謂安祿山詞客公自謂也庾信字子山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云壯
士不還寒風蕭瑟

此篇公先詠已所至之地不及庾信乃詠古
跡也言山東河北兵歎初起之際我嘗陷于
賊中奔走流離以自免矣復漂泊于西蜀巴
南天地之間但見三峽之高峻足以遮蔽日
月而五溪異服之俗近接于雲山也地險俗

惡如此我乃漂泊其間因追究東北之亂始
于祿山言此羯古事君之節終為無賴而負
唐帝之恩至此使我哀時之詞客至于今日
猶且未得還鄉也未以庾信自比謂其哀江
南之賦名重于當時今我亦以詩賦得名而
蕭瑟遲暮之懷亦可慨矣

其二

群、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

土詩直詳

卷之五

五

在識重辨

連朔漢獨留青塚向黃昏
西圖省識春風面環

珮空歸夜月魂千載琵琶作古語分明怨恨曲

中論

明妃即王嬙字昭君晉石季倫避昭帝諱改
為明妃南郡婦人待詔掖庭漢元帝后宮頗
多按圖召幸人皆賂西工昭君恃貌獨不與
反惡其形及入辭光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
圖當行及入辭光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
而名字已去恨之不及昭君在路馬上彈琵琶
市紫台漢宮名朔漢古地青塚古中草多白
惟昭君塚獨青故曰青塚春風面治容之謂
琵琶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與五

行也推手向前曰琵琶却手向后曰琵琶本

此詩曰昭君村而詠昭君之怨也言群山萬

壑聚山川之秀麗赴于荆門昭君稟之而生

而美色絕世今尚有村在也色美宜其得寵

于漢宮胡為去紫台居朔漠而為人之配

也是以至死心甚不甘于胡地白草之中獨

顯青塚以內夜泉之冥也惟其去紫台故

春風面不可見記而識之者后人圖画之形

土詩正詳

卷之五

六

耳。惟。其。獨。留。青。塚。故。環。珮。之。歸。空。有。月。下。之。
英。靈。耳。生。不。能。邀。漢。宮。之。寵。死。則。為。異。地。之。
鬼。故。千。載。之。琵琶。猶。作。語。者。分。明。怨。恨。之。
心。從。曲。中。傳。說。也。吁。昭。君。之。佳。治。若。此。遇。合。
若。此。千。載。之。下。猶。令。人。憐。惜。不。勝。情。士。之。生。
斯。世。負。美。才。因。厄。而。不。能。展。其。所。長。者。亦。今。
日。之。昭。君。也。悲。夫。

其三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
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
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决身殲軍
務勞。

三分魏吳蜀也。伊呂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
三聘之。以為相。呂望。姓姜。字子牙。釣于磻溪。
之。慈泉。釣得玉璜。其刻文曰。周受命。呂佐周。
文王出獵。遇于渭水。之。陽。載歸。立為師。封于
呂。故曰呂尚。又曰太公望。蕭曹。漢蕭何。與曹
參。同佐高祖。定元功。后相繼為相。
此詩極贊諸葛有王佐之才。而深惜之也。言

諸葛大名垂于宇宙之間。乃漢昭烈開國之宗臣。其遺貌堂。使人仰其清高而生肅敬之心也。因言何以如此。蓋其籌策當時之天下。曹操既不可與爭。孫權又不可與圖。惟可跨荆益。保岩阻。以待其變。則三分鼎立之計。可謂屈曲而費心思矣。然此籌策無以復加。而獨見超絕。若萬古之上。雲霄之間。見一羽毛。無與儔匹也。不特此耳。向使武侯居可為

之時。具王佐之才。真可與伊尹呂望為兄弟。行輩矣。倘當日之籌策。盡如所謂荆州之軍。向宛洛益州之眾。出秦川。遂定天下。恢復漢業。則蕭曹之功。必為所掩。而人不論矣。惜乎天運已移。漢祚難復。故后出師表。亦決志于死。而后已。竟以食少事煩之勞。卒于渭濱。可勝嘆哉。

蜀相

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堦碧草
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繁天下計兩
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
滿襟

諸葛亮廟在城都府西北二里亮家南陽之
鄧縣今襄陽城西號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
甫吟劉先主屯新野徐庶謂曰諸葛孔明卧
龍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三枉乃見先主
即帝位以亮為丞相后先主于永安宮疾篤
屬曰嗣子可輔則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亮泣曰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繼
之以死建興元年封亮為武鄉侯后土表出

斜谷與司馬懿對壘于渭南相持百餘日懿
怯不戰疾篤卒于軍錦官城成都府城名又
名錦宮

此詩初至成都訪諸葛而弔之也問丞相之
祠堂在何處可尋答以錦官城外古柏森陰
之處是也映堦碧草無人至而
自為春色隔葉黃鸝無人聽而空有好音矣
回觀幽閒之景追感當時之隆先主來顧草
廬至再至三如是頻繁者屈已求賢以為恢

復天下之計也。武侯既出，遂以討賊興復為已任。開基濟業，歷事兩朝。其言曰：竭股肱之力，效忠貞之節，繼之以死。此老臣忠君之心也。先主之志若此，其大武侯之志若此，其忠惜乎涓濱之師，司馬懿怯戰自守，故未得奏捷而身先死，乃千載之恨。所以長使英雄之士思之而泣也。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

幕府秋風日夜清，淡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未實堪時落，階面青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

隱名

浣花溪公所居，吏隱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于蟻陂之陽。此詩直宿府中，因晚晴而懷茅舍也。雲薄雨疎，故易散而晚晴矣。葉心之果已熟，經雨而時落，階面之苔先長，不回雨而始生也。樓臺

獨高夕陽倒影射之。若相銜然。平時院深不
辨天色。惟聽鐘鼓聲亮。則知明日之晴。今既
見銜暮景。則不必鐘鼓之報矣。而浣花多若
笑人。應笑我不得出院。而玩晴景。然我雖在
官。不減隱逸之興。即為吏。猶在山林也。且豈
物情所能察乎。故不能不懷歸舍也。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檉林礙日

吟風葉籠竹。和烟滴露稍。暫止飛鳥將。數子頻
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揚雄宅。懶惰無心作
解嘲。

背郭言浣花溪在成都城外也。蔭白茅以茅
覆屋。故曰草堂也。檉大木名。楊雄字子雲。成
都人。哀帝時。丁傳董賢所事。雄謂經莫大于
易。草大元以自守。泊如也。或嘲雄以元尚白
而雄解之名曰解嘲。

此喜草堂之成。而賦其情景。以自况也。言城
外之堂。以茅蓋之。而成况我久于此而遊之。

熟矣。今草堂之所有。吟風之檻。林滴露之籠。竹郭外溪頭之景色。如此飛鳥語。燕皆因此地。新有草堂而來。然烏將雛。暫止而已。燕定巢。故頻來不已也。未以楊子雲自比。言旁人錯比。而我亦無心作解嘲者。亦懶惰之故耳。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梁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為棋局。稚

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惟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江指浣花溪也。

此詩直賦草堂之景。而見自適無求之意也。浣花溪一曲。清江抱村而流。當此長夏之時。無事不為幽雅。燕之自去自來。見物之並育也。鷗之相親相近。見人之忘機也。妻子競為嬉戲之具。而各適其事。見其俯足以畜妻子。

而有老安少懷之意也。故自需藥療病之外，更無他求而益見江村之事，幽矣。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潭即百花潭，劍閣，劍門棧道也。壁立萬仞，窮地之險極。天之峻小，劍去大劍三十里，飛閣。

相通故名劍閣。琴台在成都浣花溪北，即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賞酒處。東郡，今滑州也。史思明陷東京及濟汝鄭滑四州，是年六月田悅破思明于鄭州，然東京與諸郡猶未復。城闕時成，都以明皇在蜀，望為南京，故稱城闕也。

此詩以草堂起興而傷時也。言我野老籬前江岸迂回，其柴門瞰岸而開，故不得正也。漁網集澄潭之下，客船因夕而來，此柴門向江之所見也。然我豈安此柴門之居而玩漁賈之事乎？但自長安入蜀，其途之遠，嘗關我心。

杜詩直解 卷之五

而劍閣之險為可悲也。我身如片雲之浮亦何意近此琴臺而慕相如之事。惟路遠而不得歸耳。况今王師未得收復東郡。故城關之上。畫角聲哀。則北方猶未可歸也。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裊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填溝壑惟踈放。自笑狂夫老

更狂

萬里橋在成都浣花溪之東。昔孔明送吳使至此。曰萬里之行從此始矣。因此得名百花潭。與草堂接浣花溪地名百花潭。

此○曰○流○離○貧○困○以○草○堂○起○興○而○作○詩○成○用○末○句○狂○夫○二○字○為○題○非○正○賦○狂○夫○也○言○我○流○離○在○萬○里○橋○之○西○有○一○草○堂○以○為○居○住○而○在○前○百○花○潭○水○即○如○滄○浪○之○水○也○任○其○濯○纓○濯○足○無○不○可○者○且○有○翠○竹○娟○娟○而○秀○紅○荷○冉○冉○而

杜詩直解 卷之五

香景色如此居亦可矣然要有所以養也朋
友義可通財今祿厚故人久絕書問則無相
恤之意矣幼弱待于撫育今乏食稚子色常
凍餒則失為父之道矣交不能結幼不能養
至于一身亦將轉乎溝壑蓋踈踈宕放曠之
所致也踈宕放曠宜乎人以狂夫目之然我
豈為貧困而改其素態乎故自嘆其愈老而
愈狂也然則公之飢困若此則裝冕革待公
之薄亦可知矣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聞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
愁何在謾捲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
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
洛陽

劍外劍閣之外小劍山與大劍山相連秦欲
伐蜀而道不通乃造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
能糞金將以遺蜀主負力而貪令五丁開
道引入之因滅蜀薊北河南河北也按唐史

廣德元年正月史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
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州降而官軍因為收復
也巴峽即巴蜀之峽巫峽即夔州巫山峽襄
陽屬湖廣洛陽屬河南公時避亂在蜀而田
園在東京

此詩初聞收復之事喜而思其速歸也言我
久客劍外忽聞官軍收復河南河北之故地
乍聞之初悲喜交集因感離亂之苦不覺涕
淚滿衣裳矣既悲即喜却看妻子則前日之
愁何在乎且喜其有可歸之計收拾行囊惟

有詩書謾爾捲之不勝其喜欲狂也我雖白
首亦且放歌縱飲以快其心又乘此春光可
與妻子相伴而還鄉矣因思其道路之所經
即從巴峽順流而穿巫峽途中斷不稽遲便
下襄陽向洛陽之東京矣其歸速之意不宛
然在目哉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

渾漫興春來花鳥莫深愁。新添水檻供垂釣。故
着浮槎替入舟。馬得詩如陶謝手。令渠作述與
同遊。

新添初成也。浮槎浮木為槎。以代船也。陶謝
謂陶淵明謝元暉靈運惠連輩也。此篇因觀水勢而追感生平之吟咏也。言我
之為人性僻而喜工詩句。每造一語必欲驚人。不然雖死不休也。然此壯年之事。今則老
矣。所作詩篇皆漫興成之。而春來花鳥不用

深愁我之詠汝也。即此江上之事。我初作水
檻于草堂原。以供垂釣之資。又用浮木為槎。
代舟以入。亦好奇之故耳。今此水勢如海。宜
憑檻長吟。而我老不能苦思。安得詩如陶
謝二子之妙乎。使彼述我意。作佳句。以遊水
檻之中。必不如我之短述已也。

舍弟觀赴藍田取妻子到江陵喜寄
庾信羅含俱有宅。春來秋去作誰家。短牆若在

從殘草喬木如存可假花卜築應同蔣詡逕為
園須似邵平瓜比年病酒開涓滴弟勸兄酬何
怨嗟

庾信字子山居宋玉故宅博覽羣書為文綺
麗羅舍字君章晉人夢吞烏藻思日新為桓
温別駕以解舍喧擾于江陵城西小洲上立
茅屋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及還家階庭蘭
菊叢生人以為德行之感蔣詡字元卿舍中
竹下開三徑惟裴仲羊仲從之遊為兗州刺
史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田里邵平故東陵
侯秦亡為布衣種瓜長安城東瓜有五色甚
美世謂之東陵瓜又曰青門瓜

此喜親弟杜觀至江陵欲謀同居回寄聲而
作也問江陵有庾信羅舍二先賢之宅今已
年深知屬何人但得短墻猶在雖殘草亦任
其荒蕪喬木猶存即蒼古亦可借以當花若
二子之宅不可得而別謀其所則築居宜有
開逕之地藝蔬當有種瓜之區果得如蔣詡
邵平則同居甚樂我近年因病止酒才開涓
滴然弟勸兄酬雖多飲妨病亦無所恨也蓋

深以得遂同居為快耳。

覃山人隱居

南極老人自有星北山移文誰勒銘徵君已去
獨松菊哀壑無光留戶庭予見亂離不得已子
知出處必須經高車駟馬帶傾覆悵望秋天虛
翠屏

老人星一名南極在井柳之中乃南方之星也北山移文齊周顒字彥倫汝南人隱鍾山后出為海鹽令欲再過此山孔稚圭假山神作文以却之號北山移文徵君漢魏以來起

此覃山人已七公過其隱居感而賦之也言

南極自有老人之星而山人獨不得其壽也
北山移文為周顒隱操不終而作今山人始
終居隱則誰勒銘矣即以隱居言之徵君已
死獨存松菊林壑黯然惟餘戶庭因嘆我非
不肯隱也見此離亂思欲匡君濟時不得已
而出山人獨能知出處之分此時必須經此

山而隱也何舉世之人不知高位重祿有傾覆之憂莫能如山人能知出處者故悵然望秋天之間但見空山壁立無一人繼踵而來也

題張氏隱居

李白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寺隱徂徠山號竹溪六逸即其人也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冰雪。石門斜日到林邱。不貪夜識金銀氣。遠

害朝看麋鹿遊。乘興杳然迷出處。對君疑是泛虛舟。

丁丁詩伐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友也石門山屬齊金銀氣敗軍破國之墟下積金寶上皆有氣麋鹿遊舜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虛舟莊子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禍心之人不怒人能虛已以遊世孰能害之

此訪隱者之事而致嘆美之詞也言獨行春山以來訪張君聞伐木之聲而山意更幽見幽居深僻亦兼伐木求友之事以起興也春

本言... 卷之五

山而澗道猶寒者冰雪未消也我乃踐歷冰
雪由澗而行石門深窅斜照方能及之我則
步到林邱正日斜之時也因美張君惟能不
貪故夜間常識寶氣惟能遠害全身故朝看
麋鹿同遊我今乘興而來見此隱居心已杳
然若失而出處兩忘矣及對張君知其不貪
遠害之情不為名利所縮若虛舟無繫而往
来自由世復誰能害之此蓋心醉而極其嘆

美之也

南隣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栗未全貧慣看賓客
兒童喜得食堦除鳥雀馴秋水綠添四五尺野
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門月
色新

錦里成都號錦城錦里錦水其名不一
此詠先生之美而賦相過南隣之事也言先

士詩直詳 卷之五

廿一

生所戴者烏角巾而園收芋栗未為甚貧也
 夫野服食貧而又好客不倦愛物忘機真隱
 士之賢者也野航非小以秋水淺故少載耳
 不然其日公與渡舫而訪南隣者两三人也
 結言別時之暮景亦見先生與公周旋談笑
 而不能別也

玉臺觀

滕王臺

造觀在高處其中有臺號曰

中天積翠玉臺遥上帝高居絳節朝遂有馮夷

來擊鼓始知羸女善吹簫江光隱見鼉鼉窟石

勢參差烏鵲橋更有紅顏生羽翰便應黃髮老

漁樵

中天周穆王築中天之台積翠顏延年詩攢
 素既森藹積翠亦葱菁注松栢重布曰積翠
 玉台上帝之所居馮夷河伯也曹植洛神賦
 馮夷鳴鼓女媧清歌羸秦姓蕭史秦穆公時
 人善吹簫能致白鶴孔雀女弄玉好之公
 遂以女妻焉曰教弄玉吹簫作鳳鳴公為
 作鳳凰台夫妻止其上日簫至皆乘鳳飛
 去烏鵲橋烏鵲填河成橋以渡織女漁樵公
 自稱也

林語直解卷之五

此詠玉臺觀之仙景也。中天積翠之中而有玉台，何其遙也。此上帝之所居，以為絳節之朝矣。觀中所奏之樂，有河伯擊鼓，仙女吹簫，以比道士之善聲律也。觀前所見之景，江光隱見于龜鼉窟石，勢參差如烏鵲橋，以寫仙境之多奇怪也。末言居此地者，若更不老而能飛行，則我雖遲暮，更須留此終老，而不矣。然未必有紅顏而生羽翰者也。

登樓 廣德二年時在閬州閣巖武復鎮蜀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可憐后主還祠廟，日暮聊為梁甫吟。

錦江秦李冰為蜀守，穿二江通成都。此水濯冠盜，指吐蕃時寇成都。后主先主子禪也。先主廟中亦有后主還者，可以已之詞。梁甫吟，諸葛亮居隆中嘗為梁甫吟。按齊景公有士三人，田開疆、公孫接、古冶子，特功無禮，公患

杜詩直解

卷之五

廿三

林詩直解 卷之五

之晏嬰請饋二桃計功而食田古論功先食
公孫自刎田古慚亦刎故曰一朝被讒言二
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相國齊晏子

此詩因登樓而起古今興亡之感也花近高
樓可以娛目矣而反傷心者以天下兵戈未
息也故此登樓亦非所以行樂而傷心之際
舉目而望江山因感春色擁江而来自有天
地已自如此而玉壘山之浮雲則古今變態
之不常也又因登樓而望西北遂言我唐之

廷猶為尊固而吐蕃之小寇毋侵我邊疆也
末即樓前所見先主之廟而后主亡國之君
亦還附在祠中是可嘆也故為梁甫吟以自
况而因憶孔明之善謀何以興復漢室之志
不遂哉蓋見其傷心之實也

閣夜 夔州作

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風○雪○霽○寒○宵○五○更○鼓○角○
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

杜詩直解

卷之五

廿四

林言正解

歌幾處起漁樵卧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

寂寥

五更更者經也歷也節為五也三峽巴東有巫峽明月峽廣澤峽卧龍諸葛孔明也居隆中號卧龍城外有武侯廟躍馬公孫述也躍馬而僭稱白帝城上有祠

此詩因夜宿閣中高寒不寐將曉有感而作也旅夜而宿夔州閣中陰陽相催驚歲晏也無之寒宵不寐復將曉矣霜天晴則鼓角之聲特嚮故悲壯天將曉則星河之影爭明故

動搖又閣高則所聞者遠士卒之家聞戰敗而哭者千家漁樵之人乘天曉而歌者幾處末乃感忠如武侯逆如白帝賢否同歸于盡人生亦徒然耳而我于人事多違音書久絕如此之寂寥者乃適然也豈固為我之困耶

滕王亭子

君王台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尚可攀春日鶯啼脩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清江碧石傷心麗嫩

杜詩直解

葢濃花滿目。斑人到于今。歌出牧來遊。此地不知還。

滕王亭在王台觀內。滕王元嬰。唐高祖之子也。高宗調露年中任閩州刺史。閩州有亭。洪州有閣。及有碧落碑在焉。出牧指為刺史時也。
此因亭在道觀中。而以仙家詠之也。言滕王台榭。枕巴山而立。乃近道陵土昇之處。萬丈丹梯。尚可躡而登也。即亭前之脩竹。春日鶯啼于內。山上之白雲。仙家犬吠其間。又見其

景物有江石之麗。令人愛之而動心。花蕝之密。又復爛然而滿目。則此地之人。至今歌詠。滕王作刺史之日。每遊此地。而忘歸者。以有脩竹。白雲。江石。花鳥之仙景。為可戀也。

題鄭縣亭子

鄭縣亭子澗之濱。戶牖憑高發興新。雲斷嶽蓮臨大路。天晴宮柳暗長春。巢邊野雀羣欺燕。花底山蜂遠趁人。更欲題詩滿青竹。晚來幽獨恐

傷神

鄭縣屬華州嶽蓮華山記山頂有池生千葉
 蓮花曰名華岳上有蓮花峰大路地名華山
 峽間晉檀道濟從劉裕伐姚宏至潼關姚鸞
 屯大路以絕其糧道曰名長春宮名在朝
 邑縣去此亭一舍耳

此賦亭中所見之景物而題詩以寫其盛也
 言亭子高敞故望見高遠而有以發我之新
 興也其日天晴故高則見蓮峯之臨官道遠
 則見柳色之遠離宮又春日融和而近之所

見雀喧蜂亂皆足以發興者也惟其興之發
 故一詩未以為足更欲多題以寫此景又眾
 人皆散我獨留恐苦吟傷神且一吟而止也

曲江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
 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花
 邊高塚卧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
 此身

翡翠水鳥卧倒也麒麟石獸也

此詩因傷春暮而感人事也言曲江之地當
春暮之時花飛一片已減却春矣况今風飄
萬點豈不令人深愁乎萬點同落則花將盡
矣且看欲盡之景偏經我之眼則宜痛飲以
惜餘春莫厭傷多之酒入我之口也又即所
見而感人事之變焉雖曲江風景舊時佳麗
祿山亂後無復向日之勝是以堂無人而水
鳥來巢塚無主而石麟倒敗盛衰不常如此
推詳此理則人生不可不行樂何用浮名羈
絆此身而不乘時以自適哉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
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
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
相違。

林語直解 卷之五

酒債孫權之姪濟嗜酒不治產業常醉欠人
酒緡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曰尋常行
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緡袍償之尋常八尺
曰尋倍尋曰常歎曰緩也
此承上章春暮而作也言我朝回無日不典
衣沽酒况于江頭痛飲盡醉而歸者以曲江
之花飛欲盡故不厭酒之過多也又不特于
江頭而已尋常經行之處皆賒酒而飲故欠
酒家之債無處無之亦為人生須及時行樂
自古壽至七十者稀少何況百年乎而更值

風光流轉之易乎蛺蝶戲穿花底故深、而
見蜻蜓遊點水面故款、而飛觀此二者則
春愈暮矣傳語同時行樂之人于此風光流
轉春不多時須及時相賞而莫相違也蓋亦
留春之辭耳

曲江對酒

苑外江頭坐不歸水晶宮殿轉霏微桃花細逐
楊花落黃鳥時兼白鳥飛縱飲久拚人共棄懶

杜詩直詳

卷之五

廿九

本詩直解 卷之五

朝真與世相違。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

苑外芙蓉苑之外也。曲江在苑北。滄洲即滄浪之洲也。拂衣後漢孔融聞曹操殺楊彪曰。孔融魯國男子。便當拂衣去矣。

此篇疑救房瑄遭譴。故有拂衣之感也。語多失意之辭。非如行樂賞春之比矣。江頭久坐不歸。無意緒也。但見江頭宮殿深杳。其氣冥迷。而花落鳥飛。物態自若。愈添人之無緒耳。

當此之時。惟縱飲自寬。甘為人所棄絕。而不逐朝。叅實與世態相背也。末復自責其前日牽于薄宦。絕跡滄洲。而與江湖踈遠。所以至于今日。徒懷老大之傷悲。悔不早辭官而去也。

曲江對雨

城上春雲覆苑牆。江亭晚色靜年芳。林花看雨。燕脂落水。荇牽風。翠帶長。龍武新軍深駐。輦芙蓉。

杜詩直解

卷之五

蓉別殿謾焚香何時詔此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苑牆芙蓉苑牆也江亭曲江之亭新軍至德二載左右神武兩軍賜名天驕詩作于次年故曰新軍芙蓉園在京城南內與曲江連駕常遊幸其中亦有殿故曰別殿金錢會貞元間中書門下中和節初賜宴錢給百官宰臣以下于曲江合宴佳人樂妓也錦瑟宴時賜太常教坊樂也

此疑公已罷拾遺不得與曲江宴會之賜而作也城上春雲覆芙蓉苑之牆而曲江之亭晚色而芳菲可掬林花經雨以落水荇牽風而長時正值此風雨而龍武兩衛之新軍方留禁衛宮中不復遊幸曲江芙蓉園之別殿謾爾焚香以待也故嘆何時同受詔賜會此江亭而暫醉于佳人錦瑟之旁乎實有流連曲江之景羨慕侍臣之榮其殆不忍去其君之意歟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鷓鴣鷓鴣滿晴沙。自知白髮
非春事。且盡芳樽戀物華。近侍只今難浪迹。此
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
種瓜。

鷓鴣鷓鴣水鳥青門民間之門也秦東陵侯
邵平秦世為布衣種瓜于此
此詩疑公罷拾遺猶不忘仕而勸鄭公之不
必隱也首言曲江之晴景而水鳥衆集我雖
白髮之生非閑春事且陪鄭八丈盡飲戀此

曲江之物華耳。今我雖不為拾遺。不得與近
臣之列。然不得無家。則祿仕之計。豈容已乎。
必須更受一官。又勉鄭八丈。不須隱也。謂我
白頭者。猶欲仕。况如丈人之強健者乎。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

竹寒沙碧浣花溪。橘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
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
店山橋送馬蹄。肯藉荒亭春草色。先判一飲醉

如泥。

浣花溪即成都百花潭。泥南海有虫無骨名曰泥。在水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塊泥然。此篇想像草堂之荒蕪而思復居也。言溪上竹繁不洗。其寒陰映沙。亦成碧色矣。橘刺藤稍無人剪伐。亦交覆于行道矣。所以過客為橘刺所傷。直以出入為憂。土著之人為窓竹所隔。亦不辨其為東西也。室中書帖藥裹。無人拈動。必為蛛網所封。騎馬者但于野店山

橋之間。以我不在草堂而不相過矣。若嚴公肯來藉庭前茂草而坐。則我到家未須剪薙荒穢。先拚一醉如泥。以同卧于春草色中也。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垌。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皂帽應兼侶管寧。寂寞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杜詩直解

卷之五

三三

元戎詩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戎戎車也
郊。堀。邑。外。謂。之。郊。外。謂。之。堀。東。西。元。宗。幸。
蜀。合。東。西。兩。川。為。一。道。以。嚴。武。鎮。之。南。北。自。
蜀。望。長。安。為。北。蜀。為。南。也。張。翰。字。季。鷹。會。稽。
人。賀。循。赴。命。經。吳。于。船。上。彈。琴。翰。初。不。相。識。
乃。就。談。欽。悅。問。循。知。其。入。洛。翰。曰。吾。亦。有。事。
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后。為。齊。王。問。東。
曹。掾。謂。顧。榮。曰。吾。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
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膾。炙。曰。
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為。耶。遂。引。去。管。寧。字。
幼。安。漢。魏。之。際。居。遼。東。三。十。年。當。膝。處。皆。穿。
就。家。貧。好。學。坐。一。蓆。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
常。着。皂。帽。布。裙。而。已。少。微。星。在。太。微。垣。西。士。
大。夫。之。位。也。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矣。
此。詩。因。嚴。公。之。枉。駕。而。以。處。士。自。比。也。言。中。

至草堂也。且中丞之尊。合東西兩川。而握其
節。以撫安全。蜀故視中原。雖有南北之異。而
我得浮寓于此也。復以張翰管寧自比。言其
去朝居此。不獨如翰之就蓴鱸。又似寧之避
地。遼東也。當此寂寞之濱。雲霧晦冥。無人知
有處士在江上。而中丞獨能見過。其意亦良
厚矣。

杜詩直解 卷之五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

怯出必愆佳期走筆戲簡崔評事公之表弟也

江閣邀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

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沾濕好醉

手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

險行

江閣指崔之所居白帝城公孫述所造

此詩因崔公相邀愆期而戲簡之也言崔居

江閣之處許以馬來迎我矣何使我自天明

起坐直候至中午不見其來也况陰雨而雲

薄不揜春色雨細猶可入城而何為使孤其

望乎且身過花間得沾香氣雖濕亦好醉于

馬上乘興往來似更輕便胡疑我白首而怯

衝泥之行也不知我精力尚健實少馬耳何

畏險哉但得馬來可矣不必慮慮我之老也

和裴迪登蜀州東亭送客逢早梅相憶見

寄

東閣官梅動詩興。還如何遜在揚州。此時對雪
遙相憶。送客逢春可自由。幸不折來傷歲暮。若
為看去亂鄉愁。江邊一樹垂垂發。朝夕催人自
白頭。

東閣在蜀郡。即崇慶府。何遜字仲言。梁天監
中。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
下。後居洛思。梅日請再任。及抵揚州。梅花方
盛。開對花。傍徨終日。與陰鏗俱以詩名世。
此詩初以何遜比裴迪。曰早梅詩寄而致相

憶之情也。言何遜在揚州。見東閣官梅而動
詩興。今迪登東亭。逢梅花。不賦詩寄我。亦如
何遜之風度也。此時對雪。亦未免遙相思憶。
况于送客之際。得逢春開。則相別相憶之情。
可自繇乎。宜其賦詩來寄也。然幸寄詩而不
寄梅。若折花寄來。則傷我歲暮之情矣。若去
蜀同看。又起我思鄉之愁也。我今在江邊對
此梅。垂垂而開。寧不日夜催人。曰髮之生乎。

林譜直解 卷之五

况又堪至蜀州而觀之乎。意裴刺史詩中必有惜不與公同看東亭之梅。故公之和意為此言也。

送李八秘書赴杜相公幕

青簾白舫益州來。巫峽秋濤天地迴。石出倒聽楓葉下。櫓搖背指菊花開。貪趨相府今晨發。恐失佳期後命催。南極一星朝北斗。五雲多處是三台。

杜相公鴻漸也。大歷二年劍南節度使。自成都入朝。益州成都也。北斗長安城名。三台星名。三公之象。言三公上應三台。

此杜鴻漸歸朝。辟李入幕。杜先行而李追赴之也。言秘書乘舟自成都而下。適遇峽江秋水之盛。天地為之迴轉。其行固甚疾也。但見峽石嶮巖。而楓樹懸崖而生者。則俯聽其落葉之聲。舳舻向後直搖。而岸傍之菊。則背指其花開之處。此寫其乘濤順流。道路所經之

杜詩直詳

卷之五

三七

杜詩直解 卷之五

景也而急趨相府催赴佳期又入幕之速如此末以南極一星朝北斗比李八自南方而上長安望五色雲聚之處是三台者相府之尊嚴矣

送韓十四江東省親

兵戈不見老萊衣嘆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靜灘聲轉白馬江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

同歸

老萊衣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身看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于親側欲親之喜黃牛峽宜都西陵峽中有黃牛山重嶺高崖崖間有石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山之下有黃牛灘白馬江江陵縣有白馬洲

此為韓十四亂后尋訪親闈而送以詩也兵戈擾亂之世不見人有戲彩以娛其親者因嘆人間萬事皆已非矣如我之弟妹已不能聚為一家而君之往江東也知在何處可以

杜詩直解 卷之五

訪見親乎。今往江東。自黃牛峽而出。經白馬
江而行。此別須當努力。慎重而欲以同還故
鄉。則未可必也。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
緣客掃。蓬門今始為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尊
酒家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
餘杯。

舍南舍北即浣花溪之草堂也。

此詩咏幽棲而又諧俗之意也。言屋外皆春
水為之環遶而我能忘機則羣鷗日相狎而
來矣。落花不掃。開門始開。此見幽棲之狀也。
且食無兼味。酒不別沽。又于隔離招呼隣父
同沾餘瀝。而真率之意益見。此公之甘貧而
睦俗誰能及之。

杜詩直解卷之六

杜詩直解卷之六

朱竹均先生鑒定

涇上

沈

男濟美小鳳校字

寅芝珊

崑源一

補輯

男泉白水校字

七言律詩

秋興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

杜詩直解卷之六

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玉露白露也楓樹至秋而易凋之物也巫山在夔州有十二峯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白帝城有最高樓公孫述所築處蜀自稱白帝砧搗衣石也此詩因見峽中之秋景而起興略及長安之秋景而末極言之也露凋楓葉則秋深矣故巫山巫峽之氣蕭殺蕭森峽江之間波浪蹴

天禁塞之上風雲匝地此皆蕭森之狀而我胡為獨留夔州已經兩秋見叢菊之開我嘗感而揮淚矣然下峽孤舟則猶滯此故始終一繫我故園之心也况人家感此秋氣皆備寒衣故白帝城中搗衣之聲甚急也天寒歲暮愈關情矣安得不詠嘆哉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

三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畫省香爐違伏枕山
樓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
荻花

三聲宜都山川記巴東三峽猿聲悲猿鳴三
聲淚沾衣乘槎按張華博物志有人居海上
每年八月見槎來不失期齋糧乘之忽至一
處有城郭屋舍中有一婦人織一丈夫牽牛
渚次飲之其人問此是何處女與一丈機石
曰持以至蜀問嚴君平則知還以問君平平
曰某月日有客星犯牛女即此人到天河時
也未嘗指言張騫子美亦承襲用之耳畫省
省中以粉畫之謂之西省香爐漢官儀尚書
郎入直給女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公嘗為

員外郎故自謙耳堞女牆也粉堞以粉飾之
此詩因見夔府晚景而望長安極言其思慕
之切也夔城孤立當日斜之時而登臨其上
每依北斗而望則知長安在其下我欲歸而
未得也嘗聞峽中猿啼三聲客淚自墮今我
在此實聞之而下淚矣嘗聞張騫八月奉使
今秋我不得歸則八月乘槎之事虛矣我雖
為工部員外郎而與畫省入直之香爐違遠

者以病之故。但聞此城樓之上。雉堞之間。笳聲隱隱。為可悲也。不特此耳。適間方見日斜。即今請看石上之月。已映荻花。而光陰禪代。如此其速。豈不尤可悲哉。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

輕肥。

信宿再宿也。匡衡字稚圭。時有日食地震之變。衡上疏。上悅。遷太子少傅。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宣帝時。初立穀梁春秋。徵向講論。五經于石渠五。陵漢初。徙齊楚大族于長陵。後世徙二千石。高貴富人。及豪傑名家于諸陵。故五陵為豪俠所聚。此詩因坐江樓見秋景而傷命薄。不如長安之少年也。山郭朝暉之靜。秋氣清也。江樓翠微之中。每日來坐。亦以秋曉之氣清耳。即此樓日日所見。漁舟已越。再宿猶泛泛于江上。

燕子社前當去尚飛飛于山郭皆以清秋而
自適也賤而漁人微而燕子其自適且如此
而我獨無所感乎我亦能如匡衡之抗疏矣
如救房瑄而帝怒則功名分薄不及衡也我
亦能如劉向之傳經矣然不在京受詔則心
事背違又不及向也非惟不及衡向即如我
同學之少年亦多貴顯而乘肥衣輕馳騁于
五陵之間我何為久淹于此而獨江頭之寂

寞也耶

其四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
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
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
所思

直北言夔之北乃隴右閑輔間征西言西有
吐蕃之變魚龍以秋日為夜為夜龍秋風而降
寢于涸故以秋日為夜也魚龍川亦在秦州

此詩專為長安之變。曰秋而感懷也。長安自
祿山之叛。至于代宗之世。朱泚亂之吐蕃陷
之。乘輿播起。而公久客巴蜀。故云聞道長安
有如弈棋。迭相勝負。而百年之內。有不勝悲
者。如王侯則委棄奔竄。而第宅皆為他人所
有。文武之臣。又皆軍功濫進而衣冠異于勲
閥之時。况長安之北。關山之驚方急。西征吐
蕃捷報之書。又遲。凡此數者。皆可悲也。豈非
似弈棋之故乎。况在秋江之上。魚龍潛蟄之
際。豈不重思故國平居之事哉。思故國平居
而今日之不勝悲者。愈不勝悲矣。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
降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
繞龍鱗識聖顏。一卧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
朝班。

蓬萊唐宮名南山終南山也金莖漢武帝于
建章宮製承露盤金莖高三十丈上有仙人
掌承露和王屑飲之金莖銅柱也瑤池周穆
王命駕遠遊升崑崙之邱賓于西王母觴于
瑤池之上王母漢武七月七日王母降于承
華殿紫氣老子西遊紫氣浮函谷關令尹
喜曰應有聖人過物色候之果遇老子著道
德經雉羽殷高宗因雉之祥服章多用程
羽此即緝雉羽為扇翼以障塵也青瑣以青
畫省門也
此詩咏長安故事以起興而有懷舊之思也
唐自明皇尊元元聖祖朝獻太清頗以神仙
為事然高宗龍朔三年改其宮名為蓬萊宮

已有慕仙之意故此篇借周漢神仙事以起
興言天子坐蓬萊宮正對終南山而承露銅
盤竦立空中西則望王母自瑤池而降東則
望老子入函關而來當此之時雲氣隨雉尾
扇而開但見日光旋繞龍顏羣臣咸識儼若
神人之見也今我一卧滄江忽驚秋至亦幾
度立于青瑣門外以廁朝班者而今不復覩
矣可勝情哉

其六

瞿塘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綉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

王州

瞿塘峽口在夔州曲江在長安花萼元宗開元間廣花萼樓築夾城入邊愁言吐蕃陷京師也珠簾昭陽殿織珠為簾綉柱柱帷綉作黃鵠文也錦纜牙檣謂天子所泛之龍舟也此詩思元宗之遊樂曲江而作也言瞿塘曲

江相去萬里而風烟相接同一蕭索矣因言昔元宗友爱五王嘗自南內穿夾城至花萼相輝樓同寢故云通御氣也芙蓉苑又近曲江乃天子遊幸之地而閔中數亂故云入邊愁也又言花萼樓中之簾柱皆盤黃鵠宛轉之形珠則織綉則畫也苑外御舟常驚白鷗飛起以錦纜牙檣之華彩也昔皆歌舞之地今則焚蕩殘毀令人回首良可憐惜也然神

京帝里自古只在秦中終非天下所能及而
我安得不思歸耶

其七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
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
冷蓮房墜粉紅閑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
漁翁

昆明池漢武帝欲征越雋昆明夷國有滇池方三百里每為所閉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

象之以習水戰織女昆明池左右有二石相
望以象牽牛織女石鯨西京雜記池刺玉石
為鯨魚每至雷雨魚常鳴吼鬣尾皆動漢世
祀之以祈雨有驗菰米一名凋胡生池中至
秋實如米閑塞謂白帝城鳥道言峽中高山
也漁翁公自謂也
此詩嘆昆明池之景今不得見而因傷已之
漂泊也言昆明池乃漢時開鑿之功而武帝
旌旗至今猶若在人目中池邊象形之織女
不能機杼故云虛夜月池中刻石之鯨魚相
傳有靈故云動秋風也菰沉蓮墜即秋景而

言乃謂劍閣秦塞極天之高惟一鳥道而已
所以不易還也可見此池之景唯順流下峽
則江湖滿地我若一漁翁任其漂泊耳安得
不令人感嘆乎

其八

昆吾御宿自透迤紫閣峰陰入漢陂香稻啄餘
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僊
侶同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

低垂

昆吾山名御宿川名亦漢武帝所開也紫閣
峯乃終南之別峯與漢陂並在長安拾翠費
景春郊望美人詩芳郊拾翠入仙侶李膺郭
林宗同舟而濟人望之以為神仙彩筆江淹
夢人受五色筆自是文藻日進

此詩專詠漢陂之景而因傷今之不如昔也
言我自長安而遠遊漢陂道經昆吾御宿而
行及至則見南山紫閣之峰臨乎陂上而陰
入其地也鸚鵡啄稻鳳凰棲梧陂上物色之

麗如此矣。至拾翠之佳人相問遊者衆也。同舟之仙侶更移時忘歸也。因思我昔日所作之詩皆以文彩干動時貴實擬飛騰也。而今白首矣。乃在峽中吟望漢陂。何其低垂不能奮飛若此乎。自聞道長安以下五首皆以前六句始終長安之事。而末乃嘆其在異鄉而不得歸也。

小寒食舟中作

佳辰強飲食猶寒。隱几蕭條戴鶻冠。春水船如天上坐。老年花似霧中看。娟娟戲蝶過閑幔。片片輕鷗下急湍。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

小寒食如小至之類。謂前一日也。食猶寒尚禁火也。鶻冠。隱士之冠。以雄雉毛為之。古有隱士號鶻冠子。直北。明皇自蜀回後。號蜀南。京。張安在。北。長安。又號非斗城。
此詩因舟中小寒食之景而存思君之意也。言舟中本不欲飲。以其逢佳節而強飲。然猶

禁火冷食亦不能多飲也。且隱几而戴鶻冠。益見舟中蕭條之狀矣。即其所見春江漲澗。故坐船如在天上。老年眼昏。故看花如在霧中。又戲蝶娟娟而過。閑幔輕鷗片片而下。急流雖雲白山青在萬里之外。而望直北。即是長安。愁其遠莫可至也。所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一飯不忘君者矣。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天高秋氣清。則天若高。落木落葉也。

此詩賦登高所見之景。而感已之不得歸也。風急天高。秋氣之肅。故猿嘯而哀。渚清沙白。秋江可愛。故鳥去復迴。惟風急則無邊落木。

蕭蕭而下。惟渚清則不盡。長江滾滾而來。况
我久客于萬里之外。寧不逢秋而悲。兼老年
多病之身。又無伴而獨登臺乎。對景傷懷。其
為艱難潦倒甚矣。安得不添白髮而廢杯酒
哉。

九日藍田崔氏莊 其田在長安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
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

山高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仔
細看。

吹帽晉孟嘉字萬年江夏人永和初為桓溫
參軍九日從宴龍山風吹嘉帽落初不自覺
溫命孫盛為文嘲之笑而請紙筆作答了不
容思藍水藍田有洲方三十里合溪谷水為
藍水玉山藍田山出美玉曰名玉山兩峯謂
秦山華山也茱萸漢宮人九月九日佩茱萸
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

此詩為答崔君宴會之意而作也言嘗時嘆
老悲秋甚難排遣今日飲酒之興則為崔君

盡歡而不復悲矣。故羞將老來短髮而為孟嘉落帽事。咲倩旁人為正冠以相禮貌也。即崔氏莊藍水玉山之景以寫其目之所見。末則把玩茱萸。預恐明年不如今日之會。可謂真盡其歡矣。

夜

露下天高秋氣清。空山獨夜旅魂驚。踈燈自照孤帆宿。新月猶懸雙杵鳴。南菊再逢人卧病。北

書不至。鴈無情。步檐倚杖看牛斗。銀漢遙應接鳳城。

書鴈謂蘇武鴈足傳書事。檐。簷同。沈氏滿願詩。步檐隨新月。鳳城指長安。

此感秋夜之景而思長安也。天高露下秋氣肅矣。獨夜而旅寓空山。神魂不為之驚乎。况孤帆宿于秋江。踈燈自照。雙杵聞于空山。新月猶懸。菊是山中之物。客中久病已再見其開。鴈是江上之物。故園無書。

本詩首解

而杳莫能至是以悵望無聊仰觀牛斗惟羨
銀河亘天遠與長安城中相接而我何為不
歸也

秋盡是年秋公自梓州歸成都迎家冬再

秋盡東南且未迴茅齋寄在小城隈籬邊老却
陶潛菊江上徒逢袁紹杯雪嶺獨看西日落
門猶阻北人來不辭萬里長為客懷抱何時得
好開

少城成都大城而有少城戰國時張儀所築
陶潛字元亮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賜號靖
節先生侃曾孫也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况
籬下多種菊每携酒吟咏其間袁紹與畧云
劉松袁紹在河朔三伏之際盡日酣飲以避
一時之暑蒲河朔飲雪嶺即雪山又曰西山
在成都西劍門劍州劍門縣有梁山一名劍
山自蜀吐漢中道皆繇此故以門名
此詩公自成都再至梓州而傷其為客之情
也言秋盡之時別浣花溪之草堂而東行暑
已退矣故東籬老却陶潛之菊江上空遇袁
紹之酒杯也此時雪嶺無人可到但可望西

士詩直洋

卷之六

十五

杜詩直解 卷之六

日之落。紉門有兵防禦。尚未通北人之來。蓋吐蕃入寇。西北不通。我故留滯東方。未得返轍。雖久客遠方。亦所不辭。但客中殊無好況。何時得以開其懷抱也。其情亦可悲矣。

小至

天時人事日相催。冬至陽生春又來。刺繡五紋添弱線。吹葭六管動飛灰。岸容待臘將舒柳。山意衝寒欲放梅。雲物不殊鄉國異。教兒且覆掌

中杯

五紋五色也。添線宮中以女工揆日之長短。冬至後日晷漸長。比常日增一線之工。弱短也。吹灰以葭莩之灰。實律管之端。按歷者候之氣。至則灰飛而管通。雲物魯僖公四年。凡分至啓閉。則書雲物以志休咎。

此詩正冬至日之事。而題云小至。蓋至前一。日作詩故也。言人之于世。春而冬。冬而復春。者光陰之流轉也。天時與人事。兩兩相催。今冬至而陽氣發生。春又來矣。故宮中之女。每

杜詩直解 卷之六 十六

日刺繡添一弱線而日漸長矣按律之家葭
灰塞管氣至飛灰而管自通矣又觀岸之容
待臘而柳條將舒山之意衝寒而梅花欲放
我今身居異地而見此雲物不殊鄉國獨異
而非故土耳當此之際不以異鄉為念教兒
滿斟盡飲而覆掌中之杯以樂此陽生春來
之景也

臘日

臘日常年煖尚遙今年臘日凍全消
侵凌雪色還萱草漏洩春光有柳條
縱酒欲謀良夜飲還家初散紫宸朝
口脂面藥隨恩澤翠管銀甃下九霄

紫宸唐內正殿口脂面藥唐制臘日宣賜口
脂面藥與百官翠管銀甃所盛之器也
此詩在京隨朝喜同恩而作也言往年臘日
和煖尚遠今年臘日則凍消而全煖矣萱草
初茁不畏霜雪却非因煖而生故曰侵凌以

還萱草柳條則因凍消而舒故曰漏洩春光也今年臘日如此和煖可縱酒而謀夜飲之樂况還家而值散朝之時乎即于此時逢口脂面藥之賜以翠管銀鬕盛之自天而下安得不重為之喜而謀縱飲以慶春光之至哉

十二月一日

即看燕子入山扉豈有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准擬開懷久老

去親知見面稀他日一杯難強進重嗟筋力故

山遠

即看者設若之義

此篇因臘日而預言春景以感也意謂今雖是臘月一日轉盼則春又半矣即看燕子入門而飛則黃鸝亦出不復深歷翠微矣桃花臨水柳絮點衣宛然在目正春光燦燁之時也准擬此時開懷抱亦已久矣只愁年老親

舊凋謝見面者少則無與同玩此景物耳若
無親知同玩彼時獨酌實難強飲又嗟筋力
衰而思鄉之念切雖及春來亦未能開懷此
所以不愁春至之難惟慮還鄉之不易也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
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哀年病肺惟高枕絕
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

招魂

楚王宮即楚襄王與宋玉遊雲夢之臺夢巫
山神女願薦枕席曰妾朝為行雲暮為行雨
朝朝暮暮在陽台之下兩痕急雨之跡也

此咏雨後晚景而自嘆非專賦返照也楚宮
之北陰如黃昏景已晚矣而白帝城西所過
雨跡猶明耳落日回照搖動江崖如翻石壁
雨後雲歸擁遮樹木似失山村故宮北雖昏
返照猶明奈值哀病而居絕塞之地惟有閉

門高枕而已因言不欲久居峽中叛逆時動
旅魂未招安得不悶悶而早閉門哉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
雷霆聞古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
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
處村

白帝城在夔州山上公孫述僭稱白帝

此賦夔峽雲雨而因以傷時也言雲起于白
帝城中而白帝城下雨大如翻盆矣雨翻盆
故江聲如雷霆之怒雲出門故樹陰蔽日月
之明戎馬又勞于外人口十耗其九夫死妻
寡徵歛不已所以雨後無聊而慟哭于秋原
之間不知何處村也此即以所見實事賦之
耳

望野

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萬里橋海內風塵
諸弟隔天涯涕淚一身遙惟將遲暮供多病未
有涓埃答聖朝跨馬出郊時極目不堪人事日

蕭條

西山即雪山又名雪嶺在成都西三城唐興
有羊淮田朋笮絕橋三城三城列成民疲于
役高適上書論之不內萬里橋在浣花溪南
故曰南浦又林草堂在馬相傳孔明送費禕
聘吳至此曰萬里之行始于此矣自此得名
此篇因望野而有所感也言野望之際遠則

見雪嶺近則見南浦因嘆兵戈擾攘同氣乖
違而一身遠客不覺涕淚又兼衰老而供多
病之時位卑而無報主之效聊欲出郊散懷
而眼中人事日見蕭條適以增其傷感也

吹笛

吹笛秋山風月清誰家巧作斷腸聲風飄呂律
相和切月傍關山幾處明胡騎中宵堪北走武
陵一曲想南征故園楊柳今搖落何得愁中却

盡生

呂律樂志聲有陽律陰律各六關山月折楊柳皆笛中曲名騎北走晉劉琨字越石在晉陽為胡騎所圍中夜奏胡笳賊皆流涕有懷土之思遂棄圍而去武度曲漢馬援南征門人袁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名武陵溪曲此詩咏吹笛之景而用笛中之事以思鄉也言我旅寓夔州秋色深矣風清月朗之下乍聞吹笛不知誰家作此斷腸之巧聲也惟風清則律呂之聲遠飄月朗則關山之地偏明

當騎圍琨之際聽此斷腸之音必起懷土之念中夜而北遁矣即武陵征蠻之時歌此巧妙之曲亦動感慨之情思想而南征也况今秋時故園楊柳久已凋落何得愁中盡生而堪折乎此以曲名翻意結之而愁中二字正與斷腸相應矣

進艇

南京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卧北牕畫引老妻

士詩直詳

卷之六

一二

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俱飛蛺蝶兀相逐並
蒂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携所有瓷甌無謝玉
為缸

南京明皇幸蜀後號成都為南京置尹比兩
都北望拍張安也流囂磁器也此詩因與細君泛小舟而作相將以為樂也
言久留蜀中辱于農畝所以北望長安輒傷
神而偃卧也因欲遣其悶懷故引老妻泛艇
看稚子浴江且以眼前妻子相聚為歡而已

蝶之相逐蓮之並蒂雖若進艇時所見然其
意實比夫婦同舟所謂興而比者也末言以
茶為飲以蔗為漿隨其所有而携在舟中且
以瓷甌盛茶與漿其潔白亦不讓玉缸之盛
酒也始則傷神今則可以怡神矣

見王監兵馬使黑白二鷹羅者久取竟未
能得王以為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
生騫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眇不可見請

朴言正角

余賦詩二首

雲飛玉立盡清秋。不惜奇毛恣遠遊。在野只教
心力破。于人何事網羅求。一生自獵知無敵。百
中爭能取。下鞫鵬礙九天須。却避兔經三窟莫

深憂

自獵庾信詩野鷹能自獵鞫臂捍也東觀記
太守桓虞曰善吏如使良鷹下鞫命中鵬莊
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鯨化而為鳥其名為鵬
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三窟戰國策
馮驩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

此篇咏白鷹之無敵也。言白鷹如雲之飛。如
玉之立。高遠潔白。盡攬清秋之氣色矣。故雖
有奇毛不肯深藏。而且恣意遠飛。然在野未
易羅致。羨奇毛者。只教竭其心力。終不可得。
于人何事。而欲以網羅求之。耶。况此野鷹不
受招呼。故一生自獵。而他鷹知無可與敵者。
凡百發百中。愈矜其能。恥于下人。臂鞫之上。

杜詩直解 卷之六

以馴養也。雖飛礙九天之大鵬，亦須却顧而迴避。但狡兔能經營三窟以藏其身，自不必深憂言其摩空搏擊，猛鷲之甚，但不能穿地之深也。

其二

黑鷹不省人間有度海，疑從北極來。正翮搏風，超紫塞。元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惟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

凡材

紫塞秦築長城，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曰紫塞。陽臺在巫山，即楚襄王會神女處。此篇咏黑鷹之不凡也。言黑鷹毛色如墨者，從來絕少，不省人間有也。疑其自北極海外而來，蓋北方陰水黑色之地，故當產此鷹也。惟從北來，而正翮搏風，直超紫塞之外。元冬冥夜，幾宿陽臺之上，自北而南，亦云遠矣。虞人欲羅而不可得，徒虛施其巧也。春雁北歸。

不敢同途恐必為所猜也。彼不歸則已歸則
萬里寒空不過一日而至而金眸下瓜寔非
凡鷹之材可比也。亦徒有嘆羨而終不可得
矣。

見螢火

秋夜巫山螢火飛。簾疎巧入坐。八衣忽驚屋裏
琴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遶井欄添箇箇。偶
經花蕊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

未歸

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禮記季夏之月腐
草化為螢。又格物論螢是腐草及爛竹根所
化。初未如虫腹下已有光。數日便變而能飛。
然生陰湿地。在大暑前後。得大陰之氣而化
此光明也。

此見螢火之飛。而感其不得歸也。言秋夜于
巫山見螢火之飛。有一螢從疎簾而入。坐人
衣襟而逼光明也。忽然飛遍屋中。覺琴書冷
靜。不肯留炤。復又飛去。簷前若星宿。疎疎飄

然亂點却又傍井欄而飛漸添箇箇偶又經
花蕊而止綴弄輝輝此飛舞明滅動靜之狀
也奈我白髮而旅寓滄江之上見汝生愁不
知來歲見螢之時能還故鄉去否也

七言排律

清明 大歷四年潭州作

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
雙淚下悠悠伏枕左書空十年蹴踘將雛遠萬
里鞦韆習俗同旅鴈上雲歸紫塞家人鑽火用
青楓秦城樓閣煙花裏漢主山河錦繡中風水
春來洞庭濶白蘋愁殺白頭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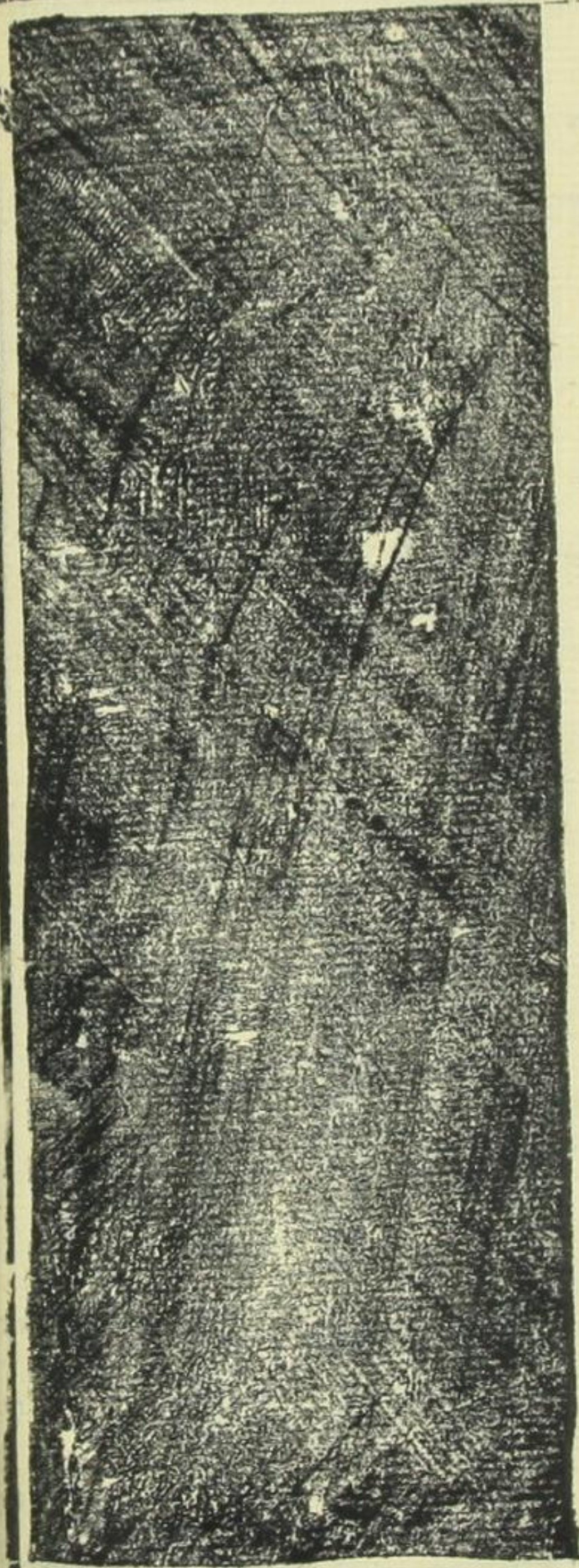
蹴踘黃帝所造本兵勢也鞦韆北方山戎之
戲以習輕趨將雛遠謂挈子遠遊也

七言排律

卷之六

此詩因清明而嘆飄泊乃懷長安而感其在
相潭也言我以垂老之身苦飄泊于東西之
間右臂偏枯而耳半聾矣當此清明祭掃之
時不得在家寂寞江干不覺雙淚墮下惟悠
悠伏枕以書空而已十年之久逢蹴鞠之戲
而將子遠遊萬里之遙當鞦韆之節而習俗
皆同况旅鴈至此節候入雲而歸紮塞家人
當此寒食鑽火而周青楓此皆清明之景物

也而遙思長安何如哉秦城樓閣崔嵬正春
日烟花之裏漢主山河壯麗在繁華錦繡之
中今不得歸而祇見風水相遭洞庭極為廣
濶白頭老翁不覺對湖際之白蘋而愁殺也
奈此身猶在相潭而長安之懷何時遂哉



五言絕句

復愁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蚤已戰
場多

萬國四方也戎馬兵戈也

此因亂思鄉而有復愁之意也言萬國擾攘
而兵戈未息故鄉今又不知其何如矣憶昔
日之歸隣里人民皆為殺戮逃竄相識者已

少但見村落之地多變為戰場迄今戎馬方
張故園更甚安得不復為之愁乎

八陣圖

諸葛亮造八陣于魚腹平沙之上
陣勢謂天地風雲飛龍翔鳥虎翼
蛇蟠也劉禹錫嘉話錄夔州西市俯臨
江沙下有八陣圖聚石分布宛然尚存
映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頃湧澗濬大
木十圍枯槁百丈隨波而下及乎水落
川平萬物皆失故態諸葛亮小石之堆
標聚行列依然如是僅六百年迨今不
動蕭蔡子曰家大人宦蜀余嘗經其地
今千四百年矣亦復如是武侯真靈異
矣哉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
吞吳

三國魏蜀吳也

此因吊古跡而傷遺恨也言武侯之功首出
三國之上誰能與之並乎而兵機元妙聚石
于平沙分列八陣而圖之名成矣當此數百
年之下江流湧蕩凡物皆失故態而此石不
轉蓋以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

能取蜀者以蜀有吞吳之意而吳不為之相
援故也此石不轉為遺恨當年之失策爾此
引蘇東坡夢見子美自解如此

絕句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鳥棲知故道帆過宿
誰家

移石若石之移而實未移也

此詩咏目前所見之晚景也言景亦隨人之

所適耳江本動也而江邊之石月若移之溪
本虛也而溪間之花雲為傍之至鳥之棲也
猶知故道而帆之過也將向誰家而宿哉其
變幻去來之世態亦若是而已矣

其二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鷺子沙暖睡
鴛鴦

遲遲詩春日遲遲言緩而長也

此咏春天富貴之景象也。春日遲遲而江山亦為之華麗。春風淡蕩而花草亦為之飄香。當此之時凍解則泥融，燕子飛而啣之以為巢。寒去則沙溫暖，鴛鴦開而交卧于其上。此江山花鳥並生並育而富貴之景不宛然在目耶。

其三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春看又過，何日是

歸年

然如火之然，言其紅也。

此客中感春景而思歸也。水深則江碧，而鷗鷺之鳥逾顯其白。春深則山青，而在山之花紅而欲然。觀此景而春又將過矣。何日是吾歸鄉之年乎？其思歸之心益切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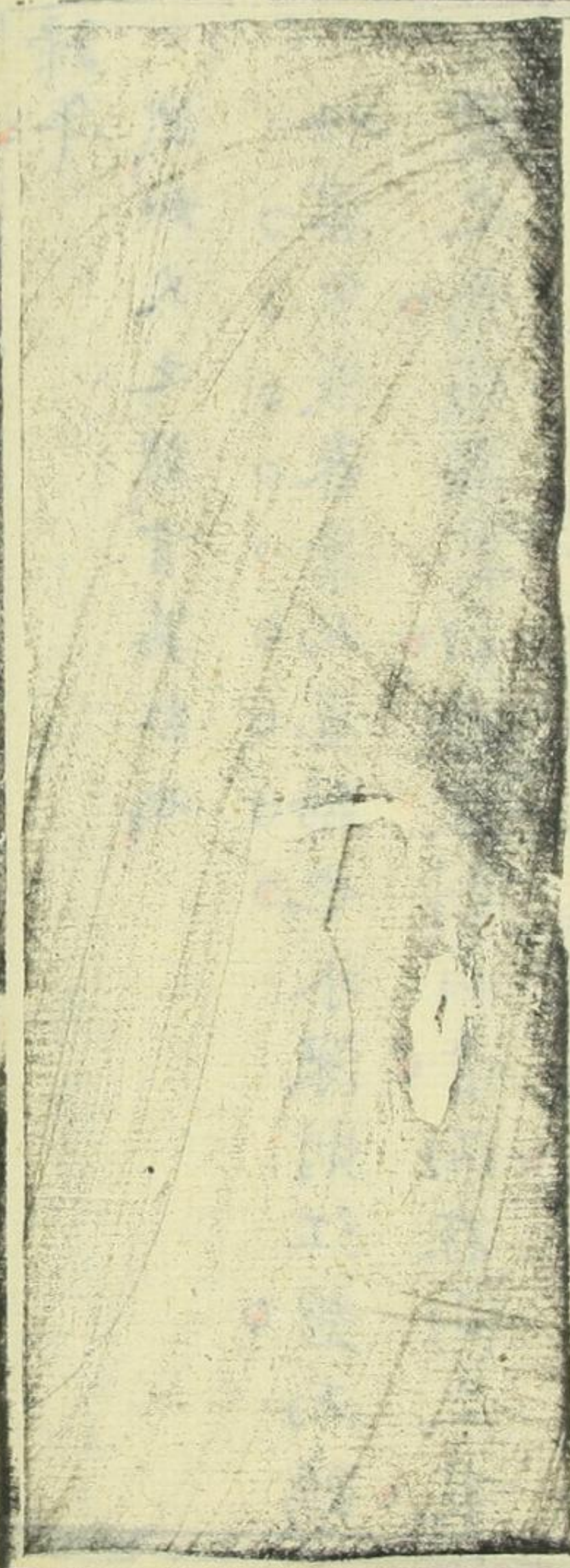
七言絕句

贈花卿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
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錦城成都城名

此○因○花○卿○在○蜀○僭○用○天○子○禮○樂○而○作○此○以○諷○
之○也○言○錦○城○之○中○管○樂○紛○紛○縹○緲○于○風○雲○之○
際○矣○此○曲○祇○應○天○上○有○之○而○人○間○安○得○聞○哉○



盖隐箴花卿僭逼之非深得風人興刺之旨矣。

重贈鄭鍊 鍊時赴襄陽

鄭子行將罷使臣囊無一物獻尊親江山路遠羈離日裘馬誰為感激人

裘馬乘肥馬衣輕裘

此咏鄭子有清操而因以感世也言鄭鍊出為使臣其罷也挾空囊以行而無一物以為

孝敬之資其清潔如此而又為路遠羈離之苦彼世之乘肥衣輕者亦多矣有誰為感激而憐之也

虢國夫人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宮門却嫌脂粉汗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虢國楊貴妃有姊三人長封虢國並承恩出入宮掖騎馬虢國常騎驄馬入禁此見夫人承恩而以顏色邀寵也宮禁之中

誰敢出入惟夫人封為虢國常乘驄馬以入
禁矣却嫌羨色恐為脂粉所汗故淡掃蛾眉
任其國色天姿朝天子以取寵也其明皇嬖
幸之意已在言外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尚書下馬月下賦
三年江陵作

湖○上○林○風○相○與○清○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
如○雙○髻○遮○莫○隣○鷄○下○五○更○

野○窺○白○也○野○鶴○如○髻○倒○裝○法○也○遮○莫○猶○言○儘
教○也○此○詩○因○與○李○尚○書○同○飲○嘆○其○老○而○及○時○行○樂
也○言○湖○上○同○飲○亦○既○至○夜○而○將○散○矣○當○此○風
清○之○景○何○忍○別○乎○復○邀○下○馬○就○殘○尊○而○同○傾
因○感○日○月○逾○邁○久○拚○野○鶴○如○我○之○髻○白○矣○今
得○與○公○之○同○傾○也○不○儘○教○隣○鷄○高○唱○而○始○休
哉○亦○甚○得○當○日○取○樂○之○意○焉○

解悶

一辭故國十經秋。每見秋瓜憶故邱。今日南湖采薇蕨。何人為覓鄭瓜州。

瓜邱。邵平種瓜。長安東門。公亦長安人也。鄭瓜州。秘監鄭審。金陵有瓜州。故號鄭瓜州。係詞人。公之故友也。

此因久客憶鄉而思故人也。一辭故園已十年矣。每至秋時見瓜而動故鄉之念。今日又至采薇蕨之時矣。更何人覓我故人鄭瓜州。而見風流佚蕩之態乎。傷其不得相晤也。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床。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餅索酒嘗。

床。胡床之類也。銀餅。盛酒之器也。

此賦少年之情狀也。言騎馬者誰家少年乎。下馬而即坐人之床。蓋向未面識。不通姓字。而徑索餅中之酒。其麤豪之態。是真少年遊俠之氣也。

漫興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顛○狂○柳○絮○
隨○風○舞○輕○薄○桃○花○逐○水○流○

杖藜以藜為杖也徐步緩步也

此○步○春○江○見○桃○柳○而○有○惜○春○之○意○也○春○色○在○
江○上○綠○無○涯○際○疑○眸○望○之○大○堪○斷○腸○我○杖○藜○
而○步○于○芳○洲○之○間○祇○見○柳○絮○隨○風○恣○顛○狂○而○
作○舞○態○桃○花○逐○水○更○輕○薄○而○任○漂○流○菴○柳○如○

此春色去矣老人携杖寧不惜乎

絕句

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
西○嶺○含○西○嶺○千○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西嶺即西山一名雪嶺冬夏常有積雪

此○公○在○浣○花○溪○因○春○深○而○欲○往○南○也○言○我○客○
居○已○久○春○色○已○深○忽○見○翠○柳○有○黃○鸝○之○鳴○青○
天○頭○白○鷺○之○飛○開○牕○望○之○則○西○嶺○有○千○秋○未○

消之雪含于牕內出門玩之則東吳有萬里
可通之船泊于門前正可離西嶺之雪而
東吳之船也何其不得如願乎

